



陶牛车(山西博物院藏)

北魏，一个崛起于公元4世纪末的北方强大王朝，其历史满是战争硝烟与战马嘶鸣。作为游牧民族，北魏将士驰骋疆场、英勇善战的雄姿，早已被史册铭记。

公元386年，拓跋珪于盛乐建立北魏。12年后(398)，他将都城从盛乐(和林格尔)迁至平城(大同)，由此开启了平城作为北魏都城长达97年的辉煌时代。平城地处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交界地带，自然成为民族融合最核心区域。这种民族间的相互学习交流，不仅体现在政治、文化、宗教等方面，更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。

山西博物院“民族熔炉”展厅陈列着一件陶牛车，通过它，我们得以窥见民族融合下的北魏慢生活。

2000年4月，大同雁北师范学院改扩建工地，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发掘出一批北魏时期墓葬。其中，葬于北魏太和元年(477)的宋绍祖墓格外引人注目。它是唯一有明确纪年，且拥有精美石椁、壁画的北魏墓葬。

墓中出土的青石椁堪称石椁界孤品。这个殿宇式石椁，采用椁顶歇山顶式结构造型，此结构从唐代便已绝迹。按隋唐丧葬礼制，仿歇山顶墓椁仅为皇室成员所用。而且，石椁还出现“一斗三升人字拱”结构，这种直线人字拱设计是同类斗拱建筑最早的实物标本，是研究北魏建筑风格的珍贵实物。

宋绍祖墓葬出土文物170余件，骑士俑、步兵俑、侍从俑、伎乐俑尤为突出。这些陶俑色彩鲜艳、表情丰富，极具视觉冲击力，反映出当时北魏贵族出游的气派与奢靡。庞大出游队伍中，有一队轻装骑兵，他们身穿轻便军服、头戴鸡冠帽，小心护卫着象征墓主人出行的陶制牛车。

宋绍祖墓中出土6辆陶车，分别为无顶辎车两组、卷棚车和鳖甲车各一辆。这些陶车按前导为先驱、传乘随其后、副车为陪

乘、主车居中心的顺序排列，组成一套完整车舆系列，反映不同车种的作用和地位。

我们看到的这辆陶牛车属鳖甲车一类，因车盖隆起形似鳖甲得名。根据其出土摆放位置，专家认为这辆车应是墓主人所乘之车。

宋绍祖墓出土的“牛拉鳖甲车”属于通幃车。通幃车即在车顶覆盖帷幔的牛车，大多装饰精美，以漆画轮毂，用帷幔遮挡四周。徐显秀墓室中的《鞍马牛车图》中的牛车更贴近通幃车，巨大篷幔将车厢与驾牛笼罩，使人畜免受暴晒。

能拥有此等装饰牛车的，只有宗室诸王和位列三公者，这符合宋绍祖敦煌公的身份。可惜，这辆宋绍祖陶牛车孔洞依存，支撑帷幔的木杆和丝织物已消失殆尽。

身份显赫的宋绍祖为何以牛车为豪华座驾？原来，先秦之前，牛车通常是贫穷百姓载重代步的低级车。汉代，因战争频发，马用途增加而数量减少，牛作为拉车工具在两汉之际“异军突起”，取代“宝马”职能。

魏晋时期，牛车实用价值减弱，不再是普通百姓运输货物的工具，而是成为皇家贵族出行的时尚座驾。《晋书·舆服志》记载，皇帝出行车驾、仪仗均以牛车为主。皇帝认可牛车后，皇胄贵族纷纷装饰和改装牛车，豪华卷棚牛车出现在大街小巷，不少还陈设名贵家具，装配齐全堪比现代房车。

魏晋时期流行“清谈”“玄学”，贵族间出现寄情山水、特立独行的出游风尚。驾着行驶缓慢的牛车，打开华丽帷幔，行至山间，与朋友谈经说道，惬意自在。比起高头大马速度快却不稳当，还尘土飞扬，牛车更受贵族欢迎。

南北朝时期，南朝相对稳定，士族子弟生活安稳优渥，不必担心上阵厮杀和爵位俸禄被剥夺。于是，快节奏的马上生活被摒弃，取而代之的是带来安全感的牛车慢节奏。

北朝，拓跋鲜卑族朝堂上汉族官员增多，在他们的引领下，北魏高级贵族学习汉族典章制度，牛车所代表的车舆礼制也在其中。《魏书·礼志》记载，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座驾是“大楼辇，驾牛十二”。十二头壮牛牵引装饰奢华如殿宇的车舆，前有胡人驾驶员，后有侍女、伎乐，周围是护卫队，豪华阵仗“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”。

所以，北朝墓葬和壁画中，牛车作为墓主人乘坐，常被安置在一大群骑马护卫之中，彰显墓主人与众不同的身份。

宋绍祖墓中出土的陶牛车，既体现当时社会风貌和审美观念，又展现贵族对生活的态度和追求，还蕴含丰富的艺术和文化价值。

另类古刹不二寺

唐中才

不二寺坐落于阳曲县城黄寨镇首邑西路。

“不二”之名源于佛教，意为“一实之理，如如平等，而无彼此之别，谓之二”，即领悟万物一体、无分别的境界。不二寺以此命名。

说是古刹，初看却有些另类。山门并无通常寺院“空门、无相门、无作门”的区分，仅有一个可供卡车通行的大铁门。入内后，正对着一座孤零零的宝殿，不见配殿、过殿等附属建筑。

朋友解释道，这座古刹原建于荒郊野外，北汉乾祐九年(956)始建，宋、金、明、清各朝均有修葺，流传至今已近损毁，仅存正殿。后来古刹整体搬迁至此，我们今日专程来看的，便是这座宝殿与两座经幢——它们都藏在后院，其余则是后来新配的庑堂。

远观大殿，台基简约古朴，面阔三间，单檐悬山顶覆盖筒瓦，殿顶举架平缓，正脊吻兽粗犷相对；前檐设廊，进深一间，柱头斗拱为五铺作单抄单下昂，重拱计心造，明间辟板门，次间设直棂窗。廊前檐柱的斗拱浑厚雄壮，整体透着宋金建筑的古朴气韵。

近观更见精妙。廊柱微微内倾，无论华拱、下昂，还是阑额、雀替，都透着一股简约豪迈之气。古时良材难得，越是久远的建筑，若财力雄厚、规制高雅，用料便越发考究——比如椽椽需通体通直、修长无节，如此才能撑起空旷大气的室内空间。待到明清时期，高大挺拔的良木日渐枯竭，建筑用材不得不“将就”，于是出现了以割牵椽梁接续柁梁、墩接立柱的情况。明清之前，斗拱多侧重承重功能，高度约占屋檐高度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；至明清时，斗拱的装饰性渐强，承重功能弱化，高度仅占屋檐高度的五分之一左右。

大殿内空间虽有限，却通过彩塑、壁画与佛台、山墙的巧妙搭配，完整呈现出佛国的三重世界。正面塑的是娑婆世界的华严三圣：主尊释迦牟尼佛结跏趺坐于须弥座上，左侧为迦叶尊者，右侧为阿弥陀佛，三圣仪态各异，慈祥而庄严。主尊身后的背光为镂空火焰状，上面雕刻着金翅鸟、二十四诸天、缠枝花卉、牡丹、飞天龙、卷草纹、狮子、羚羊等图案，繁复精美。这个背光堪称是朔州崇福寺背光的缩小版。主尊两侧胁侍菩萨相对微侧，目光皆投向主尊，他们头戴花冠，身披罗巾，佩戴璎珞，身着裙裤，姿态婀娜，飘逸洒脱。东西两侧山墙之上，东墙绘药师佛、十二药叉及民间舞狮图，西墙绘弥勒佛、十八罗汉及帝王礼佛图。这些彩塑与壁画中的人物，看似有主次之分、上下之别，传递的却是佛国世界的平等与温馨，体现的是不二的内涵。

廊下立着一块略显破旧的彩绘展板，上面印有不二寺的介绍。结合朋友所言，除了明代彩塑与壁画，这座古刹还有几处“唯一”的珍贵价值：其一，脊榑上的三条墨笔题记，证实这座建筑是太原地区唯一一座北汉始建、兼具宋金风格的庙宇实例；其二，殿内“左普贤、右文殊”的布局，是唯一体现当时“左尊右卑”礼仪次序的实物例证；其三，殿内的扶壁拱，是太原地区现存的孤例。

据悉，除不二寺外，阳曲县还有诸多国宝级文物保护单位，这也让阳曲跻身历史文化大县之列。

陶牛车背后的北魏慢生活

杨晓姝

万物

白菜胜百菜

文悦

秋冬时节，白菜逐渐成为餐桌上的主打曲。

白菜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。根据史料记载，白菜最早被称为“葍”，《诗经》中多次提到葍菜，“采葍采葍，首阳之东”。宋朝才开始有“白菜”的称呼，杨万里《进贤初食白菜，因名之以水精菜云二首》：“新春云子滑流匙，更嚼冰蔬与雪荠。灵隐山前水精菜，近来种子到江西。”这是目前已知古籍记载中首次出现“白菜”一词。清乾隆年间，北方大白菜通过京杭大运河运到江浙一带，通过海运到上海、广州等沿海城市。鲁迅在《藤野先生》一文中说：“大概是物以希(稀)为贵罢。北京

的白菜运往浙江，便用红头绳系住菜根，倒挂在水果店头，尊为‘胶菜’。”这里说的是山东胶州白菜。

民间常有食客认为“白菜胜百菜”“秋冬白菜赛羊肉”。儿时，母亲常在秋冬时给我们做白菜吃，她时常放点粉条、粉皮、豆腐、豆芽等，这样就把白菜做得非常可口。每天放学回家后，一锅清炒白菜或者炖白菜，就令满屋生香，极大满足了辘辘的饥肠和贫乏的味蕾。

白菜还可以腌成酸菜，也可以晒干成为干菜，在运输不够发达的年代，腌菜和干菜是北方人冬季的主要蔬菜。更有“乾隆白菜”这种更精致的吃法。



白菜(资料图)

中医认为白菜微寒味甘，食白菜有养胃生津、除烦解渴、利尿通便、清热解毒之功。在干燥寒冷的秋冬季，人容易皮肤干裂、口鼻干燥、感冒多发，而白菜应时而生，丰富的维生素和水分恰好能提高身体抵抗力、预防感冒，同时具有滋阴润燥、润泽肌肤之功效。

一棵白菜，从田间到餐桌，从秋日寒冬，它不仅仅是一种食物，更是一份情感的寄托，一段温暖的回忆，一种生活的态度。